

本书讲述了一群野人之乡的饥民与命运的艰难抗争

饿

■ 岳 啸 / 著

(下)



小说丛书

新
世
纪
长
篇
小
说
丛
书

饿

■ 岳
啸 / 著

(下)

I247.5
2375
.2

SBS82/06

中国文学出版社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第三十一章

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传达不久，生产队秋季估产开始了。葛三炮领着支部一班人，一路吆喝着向三队走来，似要吼出胸中的不快。他们一律甩着四只胳膊，十分神气。本来，冬天披件棉袄，春秋披件夹衣，还比较自然，可在这伏天尚未过完的“秋老虎”时节，打着净赤膊，披件汗褂，就有点那个，可人家不在乎，人家图的就是这个既甩着两只胳膊，又甩着两只空袖子的派头。更神的是，他们人人穿着一条“化肥裤”，格外显眼，这是用日本尿素袋子做的裤子，结实耐穿，一条尿素袋子刚好能做一条“幺二三”，“日本”二字正好出现在前面的大腿板上，“尿素”二字刚好出现在屁股蛋上。由于这种化肥袋子数量有限，因此只有社队干部才能享用。农民诗人牛家富还给他们编了一首顺口溜，在官封一带流传：

社队当干部，
穿着化肥裤，
前面是“日本”，
后面是“尿素”，
含氮量 35%。

这队甩着四只胳膊的支委们，在山下没喊到任仲龙，便向山上喊去。

任仲龙正在东坡的庄稼地里摘豆角。今年的绿豆长势喜人，黑油油的豆荚，绿生生的豆粒儿，颗粒饱满，打眼一看像一颗颗翡翠珠子，喜得人眼花。有几粒绿豆掉到地上，钻进坷垃缝里，任仲龙用手指头，一粒一粒抠出来，稀奇得用嘴吹去绿豆上的尘土，然后装进篮里。摘豆角为了避免太阳晒焦炸角，要趁早晨湿润下地。可是由于豆角早已熟透，太阳出来，露水一干，豆荚弄不好就炸。

任仲龙心疼落地的豆粒，更心疼绿豆上面的苞谷。他不时伸腰看着坡上那一大片冒着顶花的黄瘦苞谷，秆子像香棒，叶子像柳条，颜色像得了痨病的婆娘，头上的顶花像小儿顶上的一撮胎毛，秆子上抱一个二寸长的穗子，有的干脆光棍一条，要不是自己这儿靠地边，苞谷长得还凑合，算是为生产队挣了面子，来个人一看真丢人！

“任队长！”随着一声粗喉咙大嗓门，葛三炮们爬上坡来了。

任仲龙拎着篮子钻出了苞谷地。“葛支书，啥事？”

“三牛没给你说，今儿要估产？”葛三炮也问。

“没，没。”任仲龙说。

“这个田三牛！”葛三炮发着气，哼了一声，“今儿大队到各队估产，你在这儿也好，就地边看边估吧！”

估产，是大队一年两度对生产队粮食收入的估计，庄稼秆在地里长着，收多收少心里有个谱，然后按估产的数字上报，年年形势大好。

任仲龙放下竹篮，拍拍手上的灰土，从身上掏出烟荷

包，首先一人给他们发一片纸，然后一人给他们捏一撮烟，算是尽地主之谊。他们几位坐到地头，擦把汗，吸着自卷的烟卷，霎时嘴里冒起了白烟。

地边上，几个娃子正在玩耍，他们逮蚂蚱，抽茅芽，嘻嘻哈哈。还放着两个筐箩，里面睡着两个娃娃，红妞、强娃，一人扒着一个筐箩，逗着里面的娃儿，随着“嗽，嗽”的叫声，娃儿咧嘴笑着。赵均州过去抱起一个娃儿，那娃雀子一翘，一泡尿射到他身上，均州咧嘴笑着，笨拙地把娃举起来，朝娃儿脸蛋上亲一口，胡茬子扎得娃儿“哇”地哭起来。哭声引出两个女社员，一个是梁静，一个是牛家富屋里王文秀。她俩抱起自己的娃儿，坐到地头，衣襟一擦，喂起奶来。梁静的娃儿吸口奶水，还冲他妈笑。梁静乘势逗趣说：“还是妈好，不像你爹，连个娃儿都不会抱。”

赵均州本来要和儿子亲热一番的，没想到讨了没趣，为了解围，他摸着地边的一个苞谷穗，哈哈笑着说：“任队长，苞谷长势不赖嘛，一个个像奶水足的婆娘，抱个胖娃娃，估摸亩产三百斤没问题吧！”

“太保守啦！”葛三炮站起来摸了摸那几个大苞谷穗，“少说也能收个五百斤！”他弯腰摘一抓豆角，双掌合十搓一搓，用嘴一吹，豆壳落地，掌上留下一把绿色的豆粒。“嘿，颗颗饱满，重沉沉的，估摸亩产百把斤没问题。上茬下茬六百斤，低不低？”他转身问旁边几个支委。

六百斤？吓了任仲龙一跳，平心而论，绿豆百把斤没问题，苞谷就差远了，地边的苞谷离五百斤尚差个两百斤，里面的苞谷至少差三百斤。这还差一半的产量，叫人上哪儿屙？

“葛支书，地边的庄稼长势好点，里面的长势差着哩！”任仲龙连忙说，“我估摸上茬下茬一拉平，亩产三百斤差不多。”

“咦！你啥会儿学会种花边地啦？”三炮叫起来，“不要在我面前搞这一套！”

任仲龙苦笑一声说：“不是我种花边地，是山坡地边土厚地肥，坡心土薄脊瘦。”

葛三炮指着眼前一面坡：“咦，你扯谎也不拣个地方，谁不晓得东坡是肉头肉脑刮金板，地边土厚，地心土也不薄！”

“不信，你可以进去看嘛！”话出口，任仲龙蓦然明白自己失言，把葛三炮他们引进去，会暴露“上茬归集体，下茬归自己”的秘密的，可是说出口的话，泼出门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他忽然急中生智，向坡心喊：“牛声亮！”

苞谷地里跳出一个小伙子，撩起汗褂衣角擦着脸上的汗，问：“队长，啥事？”

“大队来估产，你在坡心干活，说说里面苞谷长的咋样？”任仲龙问。

“不咋样。”牛声亮笑着说，“刚才，我哥还说，要是砍掉背到武当山准卖大价钱。”

任仲龙瞋他一眼：“咋说？”

“当香签，卖给香客啊！”牛声亮眨眨眼睛，一本正经地说，在场的人不觉都笑了。

葛三炮笑着说：“好阿，我不信迷信，倒要看看这香签是啥样的。”

任仲龙见三炮执意进去，只好说：“好吧！”接着大声

说：“你不信，等会儿问问队上派来摘豆角的社员们！”他把“队上派来”四个字咬得很重，有意提醒摘豆角的社员们。

葛三炮领着支委们钻进了苞谷地，他们开始像在绿荫遮天的森林里行走，那苞谷黑青青的铺天盖地。走着走着越来越稀，越来越矮，苞谷秆半人多高，有的抱个坨，有的还是光杆一条，一色瘦的像香棒。葛三炮摸着那香棒，扭头问任仲龙：“咋搞的，里面这差火？”

“差火？”田二牛抢着回答，“如今不是提倡计划生育，提倡晚婚吗？”

“不光晚婚，有的恐怕没结婚就结扎了！”牛家富不紧不慢浪一句，说得摘豆的一地社员哈哈大笑。

葛三炮忽然发现了蹊跷：“咦！苞谷长得差火，绿豆咋长这火旺？”他这一问，把任仲龙的汗问出来了，他正在思谋解释的词儿，葛三炮像是明白了啥，自问自答：“春上，我就说你们套种绿豆是个失策，你任种龙还辩白：套种下茬粮，新媳妇添嫁妆，多收一把是一把。看看！绿豆长得旺苞谷就不长吧？”

任仲龙如释重负，长出一口气，“唉！还不是想多抓一把粮食。”

“抓粮，抓粮，”葛三炮没好气地说，“你呀，拣了芝麻，丢了西瓜！多抓百把斤绿豆，少收两百斤苞谷，哼！”他气哼哼地领头走了，引起摘豆的社员们一片偷偷的笑。

田翠儿没笑。她眼泪丝丝，就没干过，摘两把豆角，擦一把泪水。刚才，她听任队长喊牛声亮，心里蓦地一疼，又听牛声亮说话，心里疼得更厉害了。眼泪泉水似地涌出来，

流到脸上，洒到地上，像那晶亮的露水珠，挂到豆秧上。

前几天，她妈亲自给大牛作媒，要娶孟兰花，没想到孟金堂提出一个怪条件，要拿兰花为自己续一房弦。田王氏闹了个大张嘴：“你个老东西，还老起少心？”

孟金堂把水烟袋从嘴里摘下来，笑着说：“我家人口不旺，不像你家儿周女全，兰花走了，我不成了孤寡老？”

“要是不嫌弃，我叫大牛过来，给你当个倒插门女婿。”田王氏讪讪笑着说。

“我要的是亲生儿子续香火！”孟金堂把烟斗从水袋里拔出来，嘴对住另一头“扑！”一朵烟灰落地，然后装上烟斗，从烟盒里捏一撮烟末，再按一锅，慢慢说：“我家先人是孟夫子，尊崇孝道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孟金堂咋能作不孝子孙，活着无脸见天下孟氏，死后无脸见祖先在天之灵！”

田王氏明白孟金堂的意思，可是婚丧如分家，就要生窟眼打洞凑开销，哪来那么多钱为孟金堂娶房亲事？

孟金堂看出了田王氏的难处，笑着低声说：“没钱打发，换亲也行。”

“老不死的，我家有啥亲跟你换！”田王氏笑着拍了孟金堂一掌。

孟金堂把水烟袋递给田王氏，小声说：“说出来，你可不兴生气。”

“你说，我不气。”田王氏接过水烟袋，拿过纸煤“呼”吹着，然后点烟吸着，水腔里霎时发出呼噜呼噜声。

孟金堂脸上讪讪地半笑不笑，半红不白，小声说：“你家不是有个田翠儿吗？”

田王氏把水烟袋往桌上一蹲，爆出一声：“老不死的，

亏你说得出口！我家田翠儿多大，你多大，她可以把你喊爹！”

“看看看，说是不生气，又气了不是？”孟金堂摇摇头，叹口气，“好了，这话算我没说，我家兰花么，有这颗金弹子，不愁打不到巧鸳鸯！”

田王氏不言语了，半天，她拿起水烟袋又呼噜呼噜吸，开始还能吸出烟，后来连烟也吸没了，孟金堂从烟升子里捏一撮给她按上，她才醒悟过来：“唉！这太不般配啦，我们见面咋叫哇？”

孟金堂吹着纸煤，给她点着烟：“好叫，各赶各叫嘛！你家大牛把我喊爹，我把你喊妈，世上这种扯筋捞绊的亲戚多的是，前山一家娘俩，就嫁了一家兄弟俩，还不是见天亲亲热热过日子！”

田王氏心里活动了，回家向田翠儿一说，田翠儿当下就闹翻了天，她把饭碗朝堂屋里一摔，一头扑进房屋痛哭起来。

“你给老子出来！”田老八吼一声，掂起顶门杠就往屋里冲，要动武。

田翠儿冲出门，披散着头发，流着眼泪，“你打，你打，你打死我！”

田老八举起杠子就打，被田大牛拉住了：“爹！要打打我吧，我不要兰花了。”

“不行！一闸挡住千江水，你不娶媳妇，二牛咋办，三牛四牛咋办，你叫老子绝后哇！”田老八照着大牛就打，被田王氏挡住了。

“她爹，有话慢慢说，愣鼻子虎眼干啥？”田王氏说，

“翠儿一下转不过弯，也是人之常情，谁叫翠儿年青，贪恋上牛家亮子呢！”

“啥？老子不发话，看她敢！”田老八眼睛又瞪圆了，“自古以来，男婚女嫁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石头抱着走，谁敢变这祖辈传授的规矩！”

田翠儿转身回屋，又扑到枕头上哭起来。田王氏进去了，她把一根松亮子插到墙上，松亮子马上在屋子里撒开一片昏黄，她从小襟上拽下一条手帕，过去给翠儿擦擦泪，又自个沾沾眼，长吁短叹一阵子，才梗着喉咙说：“翠儿，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妈咋不疼你。可是你也要为家里想想，你大哥都二十九了，到来年三十岁万事干休哇！古说话，人过三十无少年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大哥打一辈子光棍吧！再说，我们这里不兴‘大麦不黄小麦黄’，你哥不娶亲，二牛三牛四牛都得打光棍，我家会绝后哇，日后我们死了，连个上坟烧纸的人都没有哇！”她说到这，嚤嚤哭了起来，“古话没有说错，红颜薄命。我们当女人的命苦哇，当年，我在娘家还不是有个相好的，可是一轿子把我抬来嫁给了你爹，才生下你们这一群，我那相好的要是活着，今年也有六十岁了，可惜我嫁过来不久，他得相思病死啦！呜……”田王氏说到伤心处，哭出声儿来了，“好在，孟金堂读过私塾，知书达理，你嫁过去，不会受罪的。呜，我们女人的命啦……”

田翠儿感到自己的命好苦，躺到床上哭了三天三夜，田王氏守了她三天三夜。她多想见到牛声亮啊，赶快把这事告诉他，叫他拿主意呀！她乘她妈打瞌睡的当口，去拉门，可是门拉不开，显然门外上了锁。她跑到窗口，想破窗而出，

可是窗前一片黑暗，打手一摸，窗上被木板封住了。她索性不哭了，早晨端来的稀饭也吃了，还问今儿做啥活，自己也要去挣工分。老八大嘴咧开了，他想说，女人家就是贱，关她两天，饿她几顿，她就没馐子炮了。当年翠儿她妈，不也是跟老子哭，跟老子闹吗？锁她两天，她也服服贴贴了。可他没有把话说出口，而是抖动一嘴黄胡子，笑了出来。

田翠儿跟着她家里人上东坡摘豆角，一直瞅机会要跟牛声亮说这事。她不时擦擦眼泪，偷偷瞄一眼牛声亮家的地，可牛声亮就是不见露头，她真恨那一地苞谷，挡住了她的眼睛，她甚至恨是谁分的地，为啥把她家的地块，和牛声亮家的地块中间夹块别家的地！她等了好久，才听到任仲龙喊牛声亮，她抬头还没看清牛声亮，止不住的泪水又使眼睛模糊了。她要看的看不见，不想看的，偏偏就在她几步开外。

孟金堂家的地块和田翠儿家的地块连着，孟金堂不时瞄田翠儿一眼，有一回田翠儿一抬头，正好和孟金堂打个照面。老鬼那秃了顶的脑袋，狗啃似的留着一圈参差不齐的花白头发，那一双衔着两疙瘩眼屎的松泡眼里，射出暗红的光，带着一股邪火，看着叫人恶心，她心里象拱进了两条蛆，直想呕。

正当田翠儿盼望见到牛声亮的时候，牛声亮也急切想见到田翠儿。

以往，他俩是一天两头见，可这三天来一次也没见到，他见天黑上跑到珙桐树下苦等，就是等不到田翠儿的人影，有两次，他好像看见田翠儿就靠在树上，却搂住了树皮摁肉的树干。有两次，他好像听见田翠儿那又甜又脆的咯咯笑

声，可他眼睛搜寻了好久，除了看到天上一个大月亮，树下无数小月亮，哪见田翠儿的人影儿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田翠儿哪儿去了，走亲戚了，生病了，他正要到田翠儿家去打听，忽然队上风传田翠儿要嫁给孟金堂。

“妈！”牛声亮跑到唐淑华面前，改口喊妈了。一声“妈”，把唐淑华的眼泪喊出来了，她明白亮儿找她的用意，她从小把他养大，摸透了他的秉性脾气。她没等亮儿往下说，便搭话了：“亮儿，难呐！一个月前，我又给人家说过两次，可人家就是提出要过秤称，一斤肉三十块，一百斤得三千块呀，眼下我才凑了几百块。”唐淑华眼泪淌下来了。

“妈，就不能想别的办法吗？”牛声亮蹲下哭了。

“唉！办法都想尽了。”唐淑华抹了一把泪，“那天，我把这事给田翠儿说了，翠儿真是个好姑娘，她开始减饭量，说是要瘦下来，到时过秤减斤两。三天前，田翠儿跑来找我说，‘唐婶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只剩七十八斤呐，瘦了二十多斤。’太难为这孩子了，我当时忍不住热泪流哇！”

“妈，你去求他们缓一步，我到外地打工挣钱。”牛声亮抬起泪眼哀求。

唐淑华去了，带回来的消息，刺得牛声亮心里辣辣疼。“亮儿，没法呀！人家已经定好换亲啦，过几天就要双拜堂啦！”唐淑华说着眼圈红润了。

“孟金堂，这条老狗！”牛声亮咬牙切齿骂一句，夺爱之恨在他心里化成了一股怒火，烧得他浑身躁热，满脸火辣，他霍然站起，冲出门要找孟金堂拚命。

“回来！”唐淑华威严地一声喊，牛声亮蔫蔫地回来了。

“你想干啥！无法无天啦！这事不全怪孟金堂，我家拿不起三千块呀！就是翠儿瘦到七十多斤，也得两千多块，我家拿不起呀！要是拿得起，还说啥？办法还可以想，要是几天之内能借一千多块，圈里的两头猪再赶去卖了，总共凑个两千多块就好了。万一，”她把话打住，忍了半天才说，“这事办不成，你和田翠儿吹了，小小的年纪，还可以再找一个嘛！”

“妈！除了田翠儿，我谁也不要！”牛声亮跺着脚喊。

“亮儿！不是妈心狠，实在是妈难啦！”唐淑华两行泪水滚落下来了，她内疚，她心疼，自己是共产党员哩，还要为人民服务哩，还要解放全人类哩，可眼下自己亲手拉扯大的孩子有难，自己就无能为力呀，眼睁睁看着这一对鸳鸯要活活拆散！她不由嘴唇抖动起来，“儿啊，要是人肉可以卖，妈情愿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卖钱，成全你和田翠儿啊！”

“妈！”牛声亮一头扑到唐淑华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……

他在苞谷地里摘豆角，不时把头伸向田翠儿的地块，可是却看不到他的心上人。是苞谷遮住了？是她没来？他干急不出汗。倒是几个姑娘媳妇，不时从几块地里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，笑得人心烦。

“亮子！”犁沟那边传来一声喊，“谁惹你啦，嘴巴撅的像个拴绳橛子，可以拴驴啊！呵呵呵呵！”

牛声亮眼睛斜过去，见牛家贵打着净赤膊，身上晒成一块黑炭，笑呵呵地在摘豆角。牛声亮对这位长辈四爹，一向是既讨厌，又喜欢，讨厌他懒惰，熬吃傻睡不干活，养了一身膘，喜欢他说话风趣，人家毕竟多喝了几年墨水，学会了幽默。可这会儿他心里挂事，没好气地扭过头去不理他。

家贵见声亮不搭理他，自我解嘲地笑笑，“呵呵！亮子，

庄稼要是长的都像这绿豆角，不屑三年，保险给你说个花媳妇！”说着，笑着，一路摘了过去。

牛声亮等四爹背了过去，又悄悄直起腰，刚好看到田翠儿身子一矮，脑袋被苞谷淹没了。牛声亮忽然想起了天上的牛郎织女，他俩虽然隔条天河，可是天河挡不住眼睛，还能看见。他和田翠儿虽然只隔几丈远，可是苞谷挡着，比天河还狠啦！

“四牛，你是咋摘的，丢三拉四！”忽然田翠儿的喊声传了过来，牛声亮连忙直起腰来，只见田翠儿直直地站在苞谷地中间，苞谷叶子托着她那壳簌大眼睛的一张黄瘦的脸，就像霜叶衬着一朵金菊。他俩四目相望，四行泪水刷刷直流。

任仲龙领着大队干部评估产量，一上午走遍了全队两沟三坡一溜坪，从苞谷红薯水稻，到绿豆黄豆芝麻，一一进行估产。估产的结果，还是令他大失所望。良心话，今年夏季收成平常，他对大秋可不敢含糊，他晓得闹不好明年的春荒难度。今年的春荒，已经夺走了他家兰英，难道忍心明年的春荒再夺走别人的老婆娃子？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从播种到追肥除草，把社员们累的叫苦连天。可是，庄稼长势比去年好不了多少。

天泉沟的苞谷解放初亩产就过了两百斤，今年估产也只两百多斤。天河沟的红薯皮红心甜，人称大红袍，五八年亩产就过了千斤，现在扒出来看看，不少是鸡爪子，个大的也是个独生子女，顶多是个双胞胎，估计产量，也只千把斤。南坡的绿豆，按说没有套在苞谷地里，单家独户，应该长的像样，可还是不争气，一棵棵都像缺奶吃的娃子，有些顶上

被腻虫害得蔫头蔫脑，活象娃儿头上长满了虱子，看着叫人恶心。估计亩产也就五十来斤。西坡的芝麻，长的不矮，结的梭梭不多，一棵芝麻也就顶上一蓬梭梭，活象小娃子踩高翘，腿长身子短，产量不会超过六十斤。官封坪历来是三队的粮仓，夏天张书记带着一批干部还来参加过劳动，照过相，劳动相片还登过报，现在大队会议室里还贴着这张报纸，作为一种荣耀。可这一片稻田硬不给张书记一点面子，尽管稻穗们大概受了张书记恩宠，一个个趾高气扬，仰着脑袋，活象脱毛的狗子高翘的尾巴，不可一世，可一数颗粒，每穗不到五十颗，每亩产量也就那么三百来斤吧，也只在合作化时期原地踏步。比来算去，还数东坡的这片苞谷套绿豆的庄稼长势好些，产量高些。

任仲龙点上一根卷烟，边走边吸，烟雾在空中拉成一条线，牵动着他的思绪。

东坡、南坡，地力相同，种的同样是绿豆，为啥长势大不一样，产量悬殊？

东坡同是一块地，同时三队的社员，为啥种的庄稼两种长法？苞谷是上茬，绿豆是下茬，上茬本来欺下茬，上茬得阳光得雨露比下茬多，为啥上茬反而没有下茬长势好？难道物种变了，下茬反过来欺上茬？可同是一块地，有的为啥上茬并不比下茬长势差？

他猛吸两口烟，长吐两口雾，在天上拉出长长一条线，把他的思绪也牵得很远很远。

土改那年，任仲龙已经长成了半桩小伙子，由于年龄不到码，他眼巴巴地望着葛魁三、赵均州唱着“雄纠纠，气昂昂”走了，他虽然没够着抗美援朝，可他却把力气使到地

里，十三四岁的少年娃娃，跟大人比着干，他伯任大个子笑着夸，他婶任张氏却心疼得哭，一年下来，仓满囤流，看看别人家，也是囤子冒尖。那阵子不比现在，干不退阵的活，那会儿种庄稼干半年，玩半年，挂锄期间没事干，白天找个树荫凉摆仰板扯籽，晚上就到梦庙里聚堆扯闲，自己扯的不过瘾，常常从河南请来艺人唱坠子，说评词。大秋收罢，小麦播毕，人们就想着花样忙伙着玩，编排戏目，彩糊花灯，打头年十月一，一直热闹到来年二月二。玩是玩，粮食没少收哇？眼下忙是忙，粮食却没多收哇？这是咋回事？

合作化，任仲龙长成大小伙子了，在社里是一个棒劳力，他身大力不亏，能担能扛，谁不夸他是官封农业社里一条龙。那时候，上边贯彻八字宪法，种子要良种，种地要密植，以往的卧牛行子不行了，插秧还用绳绳牵，啥三七寸四六寸，手也麻烦心也麻烦，可到秋收人们高兴了，一亩少说多打百斤粮，这样的麻烦，值！那时候，活比土改那阵多起来，人也忙多了，可是再忙也没眼下忙，打的粮食却不比眼下少，这是咋回事？

大风暴公社化后，任仲龙成家了，可他力气不减，活没少干，良心话，越到后来是越忙活了，可粮食没多打，三年困难时期还大减产，老天爷不帮忙是个原因，可后来老天爷帮忙了，风调雨顺了，为啥还是忙不出粮食？

四清运动中，任仲龙当上了队长，种庄稼他没长进，却学会了一手：瞒产私分。

说来可怜，庄稼人以农为本，以生产粮食为天职，不要说拿粮食贡献给厂矿做工的，边防守疆的，城市机关的，街道市民们，连自己也吃不饱了，还算啥庄稼人！

任仲龙又换一支喇叭烟，猛吸猛吐，他要把自己心里的疑团统统吐出去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：古话说，饿死的厨子八百斤，庄稼人就是全国老百姓的厨子，可庄稼人粮食打手里过，为啥还饿饭？说没好好干吧，冤枉人，一年忙到头，大年三十还要过“革命化春节”，可打的粮食为啥不多呢？地还是那些地，人还是那些人，为啥生活还不如解放初期呢？

他心里似乎朦朦胧胧产生了一个想法，可这想法一露头，他就一巴掌打过去：右派思想！他像在河边堤岸上堵漏洞，先糊一把泥，再塞进一个石头，再在石头上挂灰勾缝，牢牢地把这个可怕的想法封住了，就跟当年官府封潮音洞似的。

他扔掉了烟头，眨眨眼睛回到现实中来，甩开大步奔向东坡，他还要熬个晌，把绿豆摘完，眼下不摘，晌午太阳一晒，豆角会炸开，绿豆会炸到地里。他跑到地头，怪！地里悉悉索索，似有人钻动，他正要问是谁，牛声亮和田翠儿打里面钻出来了，他俩一人拎一篮子豆角，倒进了任仲龙的麻袋里。

任仲龙钉在那里，心头一热，眼窝湿润了，多好的一对儿，原来留这儿做好事啊！他嘴巴抖动，正要说句感激话，那一对人儿，却撂下空篮子，“扑哧”一声，双双跪到任仲龙面前，哭喊：

“任队长，救救我们！”